

•老农民小说系列•

故道

晨
声

王振山
著

新华出版社

·老农民小说系列·

故道

晨
声

王振山
著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故道晨声/王振山著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14. 7

ISBN 978-7-5166-1079-4

I. ①故… II. ①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40947 号

故道晨声

作 者: 王振山

出 版 人: 张百新

封面设计: 王兰 李尘工作室

责任编辑: 贾允河

责任印制: 廖成华

出版发行: 新华出版社

地 址: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 邮 编: 100040

网 址: <http://www.xinhupub.com> <http://press.xinhuanet.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购书热线: 010-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 010-63072012

照 排: 新华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 刷: 河北高碑店市德裕顺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70mm×240mm

印 张: 15.25

字 数: 21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8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4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66-1079-4

定 价: 29.00 元

图书如有印装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010-63077101

目 录

楔 子	(1)
第一章 福星大叔的小屋前围堵着许多人	(6)
第二章 故道里首屈一指的人物	(13)
第三章 福星大叔病了	(35)
第四章 定是这妖猴在作怪	(56)
第五章 庄稼人的日子咋就这么难	(84)
第六章 你走你的发财路，我缘我的受穷桥	(103)
第七章 想破财他娘了	(120)
第八章 “兔子王国”的兴衰	(138)
第九章 压根就没相中人家	(154)
第十章 小屋里传出来的笑声	(170)
第十一章 家丑不可外扬	(184)
第十二章 不能答应把猴子送人	(199)
第十三章 大沙堆子是块凶地	(214)
第十四章 走出沙滩的身影	(228)

楔子

古黄滩是个村庄的名字，孤零零地散落在黄河故道漫弯处的茫茫沙滩上。

村庄里向外没有大路，尽是那曲里拐弯的蛇形小道，而且也仅仅只有三条。一条向东，那是太阳每天升起的地方。在人们的意识中，东方充满了朝气与希望；一条向南，日到中天悬在南天门上。太阳象征着人们事业发达和生活的幸福美满；一条向北，好像说不出具体的出处缘由，总之它是肯定有一定的理由的。唯独向西没有路径。你看那漫漫的沙滩之上，茅草遍地，刺槐丛生，再有就是那一墩墩无比茂盛的殷柳和灌木……人迹罕至，倒成了野兔獾狗和蛇们繁衍生息的乐园了。

这些倒不是村庄不向西开通路径的根本原因。村人们认为，西方属金，主萧杀之象。凶！一个“凶”字，让村人们畏手畏脚，由此而联想很多：刽子手杀人，都是出西门斩首；人死了都说是上西天；还有什么日落西山，夜幕降临……夜是什么？是黑暗！黑暗包裹一切困苦和灾难。所以说村庄向西，是万万不可开通道路的。

村庄里全是些歪歪斜斜的矮屋。屋矮但有非常之处：全都是一色的式样，一色的污目障眼的草顶，一色的土墙，一色的褐片石的屋脚。由于长时间烟熏雨淋，日晒霜袭，一个个屋顶变得肩塌背驼，要倒而终于不倒。一些个屋主人们出于安全起见，用碗口粗细的棍棒，斜顶在遥遥欲倒的土墙上，留心的人倒把它看成村庄上的一道景观。

再看那屋门，黑乎乎的，像一个个洞口；窗户想亮不亮，犹如哑巴脸上——对无神的眼睛。

妇女们进到炊屋里做饭，就像进了太上老君的八卦炼丹炉：墙黑屋黑锅黑灶黑，唯见那锅底下的炊火，黑烟中偶尔舔着灶门脸儿，闪现出一束红光来，映照着做饭人扭曲的脸庞。走出炊屋来，解放似地一屁股坐在当院的石头、砖块或小木墩板凳什么上，夸张地咳嗽一两声，响响地吐出一口痰，抹一把鼻涕搞在鞋底上，扯下头顶上的花条子土布手巾，一边擦着湿乎乎的眼圈儿，一边自言自语：“娘——矣，做顿饭下来，简直得把人熏个半死……”

故道里的故事很多，但对故道人来说，仿佛自古以来就流传着一个故事。老辈人时常在干活歇息时的田间地头，吸着烟看着牲口喘着粗气；或者在地净场光的冬闲日子，蹲在墙根底下的太阳地里闲说话时；抑或在村口路边打谷场上纳凉的夏夜里，用蒲扇拍打着蚊子的时候，就会突然对小辈年轻人说：

“过黄水的时候，天塌地陷一般，天地一片浑浊！您道那黄水过后怎地？几丈高的杨树梢儿上，挂满了河中的杂草……”

年轻的小辈们听得目瞪口呆，好一会儿过后，既惊恐又惊奇地问道：“杂草原本是在河中长着的，怎么能挂在几丈高的杨树梢儿上呢？难道黄水不是从地上过的？”

“哎——”老辈们悠然地吸着烟，眼睛盯着遥远的天边，微微地晃动着脑袋，神情肃穆若有所思地回答说：“黄水是神水，没听说过么，‘黄河之水天上来’……”

十年几十年以后，待这些年轻人熬到老辈们时，也时常效仿老辈们那般模样讲给小辈们听：“过黄水的时候，天塌地陷……”

祖居在黄河故道沙滩上的人们，只知道这里曾经是流淌着汹涌澎湃的黄水的黄河，但却说不清楚黄河是什么时候惊天动地地流来，又是什么时候悄无声息地逝去，只留下了这八百里黄河故道，像一条久闲沙滩的巨龙，尽管几经拼命地挣扎，到底还是无可奈何地扭动着身

躯，趴在中原大地上不动了。

烈日之下，你站在故道的开阔处，手打阳棚，顺着故道一眼望出去，只见那熏气蒸腾，像烟像水又像雾，朦朦胧胧地贴着地皮飘浮涌动；沙滩里金光点点，隐隐现现，俨然沙漠一般。这情景会让你一下子联想到，三尺黄土之下，埋藏着的不仅仅是村庄、田园、财产和生命，而是一部惊天动地的历史。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期，这里曾来过一些有学问的城里人，大都是省城南京人，也有其他城市里的人，总归都是江南“蛮子”。他们鼻梁上架着金丝眼镜，衣服穿着整齐，就是说话让人听了费劲！后来村人们渐渐地知道了这些人的底细。别以为他们有学问了不起，却原来都是大小多少有政治问题的人。古戏《水浒》里的林冲怎么样？八十万禁军教头厉害不？还不是发配充军到沧州去看草料厂！他们和林冲差不多，都是到这古黄河滩里来接受劳动改造的。他们住在简陋的工棚里毫无怨言，看样子还很乐观，有说有笑的，有时候还会唱歌儿，尤其那几个女大学生，声音脆得像百灵似的。村里的老太太们远远地听了之后，就争先恐后地说：“都说马金凤唱得好听，咱没听过，不信还能比这姑娘们唱得好听到哪里去……”这些可爱的可惜有政治问题的年轻人，不辞劳苦地在故道沙滩上测量放样，拉线挖坑，那坑挖得横看横成行，竖看竖成行，斜看斜成行，整个故道沙滩上星罗棋布。也真难为他们了。干啥家伙呢？噢——原来是准备种苹果树和梨树！说是果树苗很快就从山西的白水用火车运来，说是十年以后，这古黄河滩就会变成绿洲，变成果都，变成金银之地！这里的村人们就会富得淌油！“屁罢！吹牛皮不用报税！”村人们聚在一起交头接耳地说。看他们一个个细皮嫩肉文文静静吃苦受累怪可怜的，但是——但是活该！谁让他们身在都市不知福，偏招惹出什么政治问题呢。共产党是人民的大救星，对共产党还有什么可挑剔的？充军发配流放到这里来劳动改造，岂不是轻饶了他们吗？再看那手指头粗细的苹果树苗和梨树苗，栽到这沙滩地上，哪辈子能成仙？况且那苹果和梨也不是

咱老百姓受用的。咱要有孙悟空的神通，还上天吃王母娘娘的蟠桃呢！况且，况且还得熬上十年！况且还是有政治问题的人栽的！纵然能结出果子来，吃到嘴里也不是好滋味儿，还不如趁早拔了来当柴烧哩……于是乎，全村人就出动了。不管三七二十一，将树苗儿拔了出来，一个个自得其乐地拿回家去，丢在了锅门前……

村人们的这个举动，不曾想惊动了人民公社的领导。书记和主任连同大队的书记和主任，气势汹汹地来到古黄滩村里，连说带吓地召开了一个社员大会。村人们只好乖乖地又从锅门前或当院里抱起拔来的果树苗子，认认真真地栽到原来的树坑里。

这些年轻人早晚有人扫院子，于是也招来旁人的指责：“早也扫，晚也扫，扫个什么劲儿，扫来扫去还不都是土吗？况且土是扫不净的……”

月色朦胧的时候，村庄各家的矮屋里，闪动着昏昏的灯火，偶尔传出来男人高声大嗓的脏话，抑或一两声老人浑重的咳嗽……突然猛不丁地响起泼妇骂孩子、骂男人、骂大街的大喊大叫声，惊起一阵不安分的狗吠，凄凄惶惶地飘出村外，飘荡和消失在寂静的故道沙滩上。接下来便是夜风中生起的树声、草声和虫声，似乎也是那么呜呜咽咽，悲悲切切。然而，村庄外边的沙滩、茅草、刺槐和灌木，这一切都是宁静和冷漠的。于是村庄和村人们也就显得宁静和冷漠，似乎自然界的冷漠将村庄和村人们隔在了人世之外……

忽然有一天，这种宁静和冷漠终于被打破了，是被那锣鼓和唢呐声打破的，并且还有古黄滩的村人们轻易见不着的乡里人物，大人物、小人物、算人物的和不算人物的来了许多，还有人牵着披红戴花的高头大马……

这阵儿，好像不知宁静了几多甲子的故道古黄滩村子，一下子开水般沸腾起来。说声笑声吵闹声，男声女声老声少声，响彻村庄内外。村人们早就拥着一个胸前戴大红花的小小伙子，笑逐颜开地迎候在村头路口上了。

近百年来，故道沙滩上的古黄滩村，才出息了今天这么一个人物，一个去参加抗美援朝的志愿军战士！这个天大的荣耀，村人们是何等地高兴和自豪啊！于是，村庄再也不冷漠不宁静了。通向村外的弯曲小路，渐渐地变成了通向乡政府驻地集镇的大道……

第一章

福星大叔的小屋前围堵着许多人

金风萧瑟，晚霞似火，残阳如血。血与火把西边的天际燃烧得红彤彤的。古黄滩村庄里，和往常一样安详宁静，妇女们开始烧水做晚饭了。炊烟袅袅上升，消散在满天的霞光中。

这时候，忽然有人在村当街嚷道：“福星老汉的屋门，一整天都没有开开，不会发生什么事儿吧……”

“瞎！一天不开门，准定是发生什么事儿了！”

于是，一群人慌慌张张地来到村头上，见福星老汉那小屋的门，果然还是在里面紧紧地闭着。村人们十分着急，不住地咂着嘴，摊着手，原地里打转转。虽然情景如此异常，可谁也不愿意将卡在喉咙里的话轻易地说出来，怕果真应验了什么不吉利，那就太糟糕了。况且谁也不愿意因此而招惹来一片抱怨和骂声：“快闭上你那臭嘴！”

于是，村人们只能一个接一个，一遍又一遍地敲一下紧闭着的门板，然后再将耳朵贴在门板上屏息静气地听听，木匠吊线般从门缝往里瞅。黑乎乎的，什么也瞧不见。再轻声地喊上一两声：“福星——福星……”然后轻轻地叹上一口气，嘴闭得像宵禁的城门，沉重地摇一下头，在院子里找个空地蹲下，颤抖的手将烟袋送到嘴里，拿眼神互相交谈：

“咋样？”

“够呛！”

“吉人自有天相吧？”

“但愿——再好不过了。”

终于有人憋不住了，忽然大声问：“王秋实这老家伙哪里去了，到这时辰还不见踪影？”

有人回答说：“差人找他去了，大概也该快来了吧……”

这阵儿，有几个孩子畏畏地凑过来。见大人如此情景，便也一改往常那哄闹模样，奇迹般地锁住了嘴巴，猫着腰，撅着腓，在大人们腋下的缝隙里，悄悄地往里钻脑袋。忽儿看看大人人们的脸，忽儿瞅瞅福星爷爷小屋的那扇紧闭着的门。

突然，人群外有人惊叫起来，接着便是咒骂声：“祖宗，险些儿把魂吓掉了……”

村人们一下子把目光集中过去，蓦地见人群里“噌”地钻出一只猴子来！“这畜生！”有人气恼地说。

“这畜生……”也有人嬉笑着说。

这猴子不似那耍把戏的小毛猴，而是其大如狗，据说是峨嵋山的大马猴。你看它那火红火红的眼圈儿，似乎就要滴出血来；再看它那眼珠儿，哧哧愣愣地放出金光来，并且滴滴溜溜地直打转……哎呀！那不是两道灵光么！可却又像是两团鬼火。这猴子目空一切，对周围的人一点也不胆怯，大大方方地坐在溜平地上，那神情，俨然孙悟空在天宫辞官不做，重返花果山来竖起“齐天大圣”大旗，与玉皇大帝平等般的模样。所不同的是这只猴子的脖颈里，拴着一条油腻发光的皮条绳子，就像观世音菩萨给孙悟空戴了紧箍咒受唐僧控制一样。

孩子们“噉”的一声蹿出人群外老远去，一个个拉出来随时逃跑的架势，缩着头，诚惶诚恐地捂着鼻子，目不转睛地盯着猴子。听大人们说，猴子爱喝小孩的鼻涕。

“猴兄！”随着一声呵斥，猴脖颈里的皮绳儿一紧，立时勒得那猴子“叽叽”叫唤，接着便挤进一个人来：细腿马脚的瘦高个儿，一根细脖子上撑着个大脑袋。头重脚轻，一挪步整个身子似乎都闪闪摇晃。这让村人们觉得很玄，不能不顿生一种担心。担心他寻常走路

时，脚下突然遇见个坑坑坎坎，还不令他那大头“咕咚”一声撞在地上！尽管这是不必要的担心，却时常想着去如此地取笑他。他的出现似乎没引起村人们的重视，或者说村人们对他的出现不但无关紧要，而且还有人鼻孔里冲出重音来。人不论贵贱尊鄙，却都是有自尊心的。此时此刻，此情此景，不能不让他尴尬地无地自容。他强打精神，向村人们歉意地一笑，讪讪地说：“福星老爷子他……我来看看……哈……看看……”

依然没有人理睬他。他的怒气只好朝猴子身上发泄：“好没眼色的东西，这里不是你来的地方……”

大凡庄户人家养狗，多是为了看家护院。“子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狗是对主人最忠诚的奴才，自古便有“狗奴才”之说。而猴子呢？便有“猴精猴精”之说。若论猴子看家护院的本领，比狗不知要强出多少。当它发现你是陌生人进了主人家院子，它便对你十二分警惕，滴溜溜射出两道灵光抑或两团鬼火的眼珠儿，总也一刻不停地追着你的行踪，直到你秋毫不犯出离院门去；若见你是熟人进院子，则又是另当别论了。任你在院子里作为，它似乎理也不理，只管在阳光里扒着肚皮捉虱子。一旦见你要出门走了，只要没有主人跟随，哪怕你手里拿根草棍儿，它都对你毫不客气，立起来堵门拦你。你若立即丢下手中物件，便放你出去，平安无事；若见你迟迟不愿丢下，或者发现你再有什么图谋不轨，它便急了，闪电似的扑过去夺下你手中的东西，不巧还会挨上它一爪子，并且对你怒目而视，叽叽低吼，做出来随时向你发起攻击的架势。且不说它身手快得让你防不胜防，单就它那大人两三倍的嘴巴，也足以将人治于死地……

尽管这猴子的主人大骂自己的猴子，也还自觉无法遮挡自己的窘态。这没趣是自己找的，又能去怪谁呢？相形之下，觉得自己走也不好，不走也不好；紧走也不好，慢走也不好，不知道怎样才好。既然没人理睬，也只有自己给自己找个台阶儿下来，强打精神，扯一扯手中的猴绳儿，不管村人们在意不在意，他只说：“哈……帮不上忙儿，

哈，走咧，走咧……”一边尽量地稳住步儿，探着腰儿，牵着猴儿，走出了人群去……

一大早起来，王秋实就到县城里去了。女儿小翠在县城百货大楼里当营业员。前两个星期回家来，全村庄的人几乎都围着她说话。一个故道乡村的姑娘，竟然进城里百货大楼里当上了营业员，那是什么荣誉？简直就是这黄河故道里飞出了金凤凰！尤其是那些个上了年纪，而且几十年没出过黄河故道的老太们，拉着小翠细皮嫩肉的小手问这问那。

“小翠，给我说说，城里到底是个什么光景？城楼有多高？城河有多宽？”

“小翠，听说城里的百货大楼是拐角楼。楼怎么能拐出角儿来？”

“小翠，那城门楼子上还有站岗的日本兵不……”

于是大家就“哈哈”地笑起来。有人就替光顾着笑的小翠回答道：“瞧您老人家愚昧的，问得哪朝哪年的事！如今都解放二十多年了，城里哪里还有日本兵！兴许有日本鬼子侵略中国驻县城时，糟蹋谁家的女人留下的孽种。生下来活着的话，也还比小翠都大哩……”

那老太太闻听，就拍手笑，笑得抹鼻涕擦眼泪的，满脸都是菊花，上气不接下气似地继续说：“白活一辈子了……人家说火车轱辘打……炮……我也信……真是阎王爷白给……我一张人皮披……”

早晨，天还灰蒙蒙的，王秋实老汉起来扫了扫院子，回到屋里突然对老伴说：

“我今天进一趟城里。”

老伴看了看他，笑笑，说：“怎么发癔症似的，没啥事儿，进城里干啥去？”

“啰嗦不啰嗦！”王秋实瞪了瞪眼。

老伴又笑了笑：“我是说——你想去就去呗，顺便看看小翠……”

“干什么算是顺便，就是去看看小翠去。”

“我说的呢……”老伴忙着给闺女捎点什么。

自打女儿小翠进城工作半年多来，王秋实老汉总说进城去看闺女，但却一直没能去成。庄稼人以种地为本，不生意不买卖，拉起来一年半载不进一趟城里，这是很正常的。可如今不同了，女儿小翠在城里工作，不但是进城十足的理由，而且到城里还有吃饭落脚的地方。是牵挂的亲情啊！当然就不一般了。除此之外，更有一层意思，那就是想看看闺女工作的百货大楼，是何等样的气派。闺女站在琳琅满目的玻璃柜台后面，又是何等的荣幸和漂亮！日后凑巧了谈个国家干部或者大学生什么的女婿，在城里安居乐业，做父母的也就了却了一番大心事……哎呀呀！这是以后的事，今天进城去可不能耽误了洗澡堂子里泡一泡，搓搓身上一半年的油灰，轻松轻松筋骨，那可是比什么都舒坦的事呵……

眼看着快到太阳平西，王秋实老汉才蹑蹑跚跚地回到了故道沙滩漫弯处的古黄滩村口，远远地看见后生二虎，着急把慌地朝他奔来：

“秋实大叔，你怎么晕到这时候才回来呀！简直把大伙都急死了……”

“咋的啦？”王秋实老汉急切地问虎子：“家里发生什么紧急事儿了？”

“福星大叔他……”

“福星？”王秋实愣了一下：“老福星他怎么了怎么了？”

“咳！你快去看看吧，大伙儿都急等着你呢，谁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反正到了这个时候，一整天门都没开！”

“啥子？一整天门都没开？是病了还是……”

王秋实闻听此言，心一下子悬到半天空里，于是便加快了脚步，跌跌撞撞，跟斗骨碌，跟着虎子一路小跑，来到了福星老汉的小茅草屋前。围在这里的许多村人们见王秋实来了，便有了主心骨似的，纷纷小声说：“你怎么偏就今日里进城去了呢？可把大伙儿急坏了。”

“你总算是回来了！”

“你看你看这老福星——”

“这——”

此刻的王秋实老汉谁也不理会，对一切似乎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他径直走到小屋紧闭着的门前，用手推了推，拍了拍，又将耳朵贴在门板上，凝神静气地听了听。然后这才环视了一下周围的人，便说：“还愣着干什么，赶快把门弄开，先进去看看再说……”

尽管王秋实说话的声音不大，但大家听得都很真切。就像战场上指挥员一声令下，战士们呐喊一声“杀”！奋不顾身地冲出去一样。别说是那扇简陋的木门板，即便是多么坚固的铁门，也禁不住年轻人们七手八脚，三下两下，没怎么费劲儿就弄开了。王秋实老汉带头涌进屋里。原本就三五个人都转不开腔的小屋内，一下挤得满满腾腾结结实实，而屋门外还有许多人踮着脚，张着嘴，神情专注地从前面的人头上或肩缝里，往黑乎乎的小屋里瞅，想尽快地得到福星老汉确切的消息。

总算是老天保佑，福星老汉还不曾伸腿闭眼挺尸在床上，不过也气若游丝，昏昏迷迷。这就使得人们松了口气，把那悬在半空的心，一下子落到了溜平地。

“这就好，这就好。”王秋实老汉长出了一口气，脸上紧绷的神情松弛开来，自言自语又像是对屋内的人们说。

“这就好，这就好……”屋里的人们又朝后扭过脸去，对身后和屋外的人传着说。

于是，屋内外的村人们交头接耳，不约而同地说成一片，蜂群过处一片嗡嗡响：“这就好，是呀是呀，这就好……”

按说，天有冷热之分，阴晴变化无常；人生天地间，吃五谷杂粮，有个天灾人祸害病生殃什么的，原本就在情理之中。只是这福星老汉么……许多人心有余悸，开始渐渐地退出屋去，边走边议论开来：

“……壮如牛似的人，怎么就说病竟然一下子撂倒在床上！这人

也统没来往的呢。”

“这人生在世，该活多大的寿限，阎王爷在你托生的时候，早就定好了的。该死就来鬼差生抓活拿了去；不该死呢，纵然你发昏到了奈何桥头，也还是过不了奈何桥去……”

“这叫生死由命，富贵在天。”

“唉——人到了这个时候，说啥都是枉然……”

西天边那个快要燃尽似的火球，依然慢慢地下沉着，依然血红血红地燃烧着。天和地都被这夕阳和晚霞映照着，红彤彤一派血光！

第二章

故道里首屈一指的人物

八百里黄河故道这一带地方，方圆几十里之内，谁都知道福星老汉是这地方上首屈一指的人物！并且还流传着他幼年那场极其凶险的故事。

村人们永远不会忘记，那是一九三八年的春天，日本强盗的铁蹄踏上我国的华东平原，企图占领自古兵家必争之地的古城——徐州，以便控制沿海和大江南北的交通要道，达到他鲸吞全中国，奴役中华民族，称霸亚洲的目的。但不愿当亡国奴的华夏儿女奋起反抗。李宗仁指挥的国军，在台儿庄与日寇展开了激烈的战斗。这一战使日寇大大地受挫。犯徐州并不是如他们所想象得那样轻而易举，而是拼上了巨大的代价也没有得逞。因而才改变了路线，取道济宁，直趋砀山，以期切断陇海铁路，采取对徐州的包围战略。而处在黄河故道的古黄滩一带，则是首当其冲之地了。

日本鬼子依仗着他精良的武器，所到之处烧杀奸淫，无恶不作。一时间沿线境内的上空黑烟滚滚，火光冲天，腥风血雨，人心惶惶，其惨景触目惊心。而这时的国军望风而逃，溃不成军。难民们怨声载道：“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到了用你们的关键时刻，你们见了日本鬼子比兔子逃得还快！老百姓白养活你们中央军了……”

农历四月十八日的傍晚时分，从黄河故道的上游、古黄滩村庄的西南方向，开过来一队追赶国民党散军的日本鬼子兵。村上的青壮年男人，都跑到村子北面的大沙河里的蒲苇中躲了起来。本村和邻村逃